

金代科举

薛瑞兆 ●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金代科举

薛瑞兆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代科举/薛瑞兆著. —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04.12

ISBN 7-5004-4868-6

I. 金… II. 薛… III. 科举制度—研究—金代
IV. D691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27892 号

责任编辑 史慕鸿
责任校对 修广平
封面设计 王 华
版式设计 李 建

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社 址	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	邮 编	100720
电 话	010-84029450(邮购)	传 真	010-64031534(总编室)
网 址	http://www.csspw.cn		
经 销	新华书店		
印 刷	北京新魏印刷厂	装 订	丰华装订厂
版 次	2004 年 12 月第 1 版	印 次	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	850 × 1168 毫米 1/32		
印 张	11.375	插 页	2
字 数	271 千字	折 页	1
定 价	26.00 元		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

女真完颜部发祥于白山黑水间的阿什河畔，当时称“按出虎水”，女真语意“金”。自十二世纪崛起，以“金”为国号，定都上京会宁。女真人先灭辽、继克宋，在占有中原的同时，也接受了包括科举制度在内的中原文化。可以说，正是凭藉这种影响，女真族才跨越奴隶制社会，建立起一代封建王朝。

金朝重科举，继承辽制，兼采唐宋，法亦密焉。特别是女真进士科的设立具有首创意义，丰富了中国科举文化的内容，加速了北方各民族间的融合，推动了东北广袤区域的封建化进程。后世多以金人偏安一隅，国祚稍促，遂谓不及宋元。实际上，金代文化曾经历过辉煌，其科举亦可圈可点，如同北人之气质浑厚，发为文章，类皆华实相扶，骨力遒劲，风流不让江南。当时，从西北高原到东南海滨，从黄河上下到长城内外，各地举人或徒步，或骑马，或乘车，数千里迢迢，赴试上京会宁，为塞外绝域带来了浓郁文化、勃勃人气与新鲜观念。那是一番多么生动而壮观的景象！

然而，有金一代典章几为兵燹摧毁，也颇受偏见困扰，令人扼腕叹息。愚僻处会宁故地，有感于斯，遂不揣孤陋寡闻，历经寒暑三载，搜辑遗佚，试予订补，以窥其辉煌之万一耳。

薛瑞兆

2004年元月于哈尔滨

凡 例

一、本书包括制度论说、进士考订、资料附录等，相辅相成，体例各异。

二、本书采用随文小字夹注形式，一般注明作者、书名（全称或通称）、卷数、篇名、版本。凡列入“征引文献版本备览”者，或省略至书名、卷数、篇名。

三、本书辑录金代进士千余人，比较易见的，如取自《金史》、《中州集》等，小传则扼要概括；比较罕见的，能详则详，以提供更多的信息。凡涉疑难，略加考证辨析。因读书不到，也告以待考。小传注明出处，以便检索。

四、本书涉及方志较多，拟统一书名格式。如山西通志，本书使用过三种：一是明成化十一年，胡谧纂修，十七卷；二是清雍正十二年，觉罗石麟修、储大文纂，二百三十卷；三是清光绪十八年，曾国荃总修、王轩总纂，一百八十四卷，分别定格为《（成化）山西通志》、《（雍正）山西通志》、《（光绪）山西通志》等。方志中保存着丰富的金代选举资料，也颇多舛误不实，有所取有所不取。

五、本书附录为方便读者而设，如图表、索引等。状元传略以完整为标准，或长或短，原文录入。凡记载迭见，取代表性强者，如李演于《金史》有传，也有碑铭，经斟酌取碑铭。

薛瑞兆 1947年生于哈尔滨市，籍贯山东海阳。1968年上山下乡。1979年考入南开大学，从华粹深教授、宁宗一教授、朱一玄教授读硕士研究生；1984年考入中山大学，从王季思教授、黄天骥教授读博士研究生。1987年毕业后回到家乡，先后在党政机关、国有企业及经济管理部門任职，曾获国家及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。现为黑龙江大学教授，著有《宋金戏剧史稿》、《全金诗》等。

目 录

序	(1)
第一章 绪论	(1)
一 金代科举的百年历程	(1)
二 金代科举的社会影响	(16)
三 金代科举的历史意义	(29)
第二章 金代科举制度	(46)
一 金代科举科目	(46)
二 金代科举程序	(58)
三 金代科举监检	(67)
四 金代科举授官	(72)
五 金代学校养士	(77)
第三章 金代进士	(84)
太宗朝：天会二年、天会三年、 天会四年、天会六年、天会七年、 天会十年、天会十一年、天会十二年	(84)
熙宗朝：天眷元年、天眷二年、皇统二年、	

皇统五年、皇统六年、皇统九年	
附齐国：阜昌四年、阜昌六年	(93)
海陵朝：天德元年、天德三年、贞元元年、 贞元二年、正隆二年、正隆五年	(106)
世宗朝：大定三年、大定五年、大定七年、 大定十年、大定十三年、大定十六年、 大定十九年、大定二十二年、大定二十五年、 大定二十八年	(118)
章宗朝：明昌二年、明昌五年、承安二年、 承安五年、泰和三年、泰和六年	(149)
卫绍王朝：大安元年、崇庆二年	(181)
宣宗朝：贞祐三年、兴定二年、兴定五年	(189)
哀宗朝：正大元年、正大四年、正大七年	(204)
附 录	(258)
一 金代进士题名	(258)
二 金代登科序跋	(270)
三 金代宏词程文	(273)
四 金代瞻学碑帖	(276)
五 金代教授题名	(277)
六 金代科举用书	(278)
七 金代状元传略	(279)
八 金代科举年表	(315)
九 金代历史年表	(318)
十 金代全图	(326)
十一 征引文献版本备览	(327)
十二 金代进士人名索引	(330)

第一章 绪论

一 金代科举的百年历程

元王恽《浑源刘氏世德碑》有云：“金源氏偏起海东，当天会间，方域甫定，即设科取士，急于得贤，故文风振而人才辈出，治具张而纪纲不紊，有国虽余百年，典章文物至此比隆唐宋之盛。”（《秋澗集》卷五八）自太宗完颜晟至哀宗完颜守绪，金代科举制度经历了初创、发展、衰落三个时期。

初创期。太祖以武立国，戎马倥偬，却对文资人才表现出强烈的渴求。天辅二年九月，颁诏：“国书诏令，宜选善属文者为之。其令所在访求博学雄才之士，敦遣赴阙。”（《金史》卷二《太祖纪》）太祖阿骨打的诏令与后来开科选举的用心一致，不啻为金代科举的滥觞。先是辽国进士出身的杨朴、左企弓、韩昉、虞仲文、时立爱、张通古、任熊祥等成为金国臣民，继之宋国进士出身的张孝纯、宇文虚中、吴激、王竞、施宜生等也归附听命。女真君主尽一切可能利用辽宋经验治理原屈辽宋之地，而选举主文者也有意无意把自己熟悉的选举模式带入考场。

太宗继位，对辽战事节节胜利，天祚帝辗转逃亡。金兵攻陷西京云朔后，又占据平州，灭辽已指日可待。以往，女真贵族总是把战败投降的兵士编入猛安谋克统领，驱使被俘民众迁至女真

内地为奴。而燕云汉族民众为避免受奴役的命运，进行了坚决而持久的反抗，其中尤以平州最为惨烈，迫使女真贵族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残暴行径。“平州既平，宗望恐风俗揉杂，民情弗便，乃罢是制。诸部降人，但置长吏，以下从汉官之号”。（《金史》卷四四《兵志》）当时，金国领土遽然扩张，奄有辽之五京州县，女真贵族为有效实施统治，适时调整了策略。一是借鉴辽国南面官制度，在燕云汉军地实行汉官制度，置中书省、枢密院，先后任命辽降臣刘彦宗、韩企先总领其事，以汉人治汉；二是“急欲得汉士以抚辑新附”，亦是以汉人治汉的需要。（《金史》卷五一《选举志》）今按，所谓汉士，指原辽国辖内汉族士人。清赵翼《二十二史劄记》卷二八《金元俱有汉人南人之名》：“金元取中原后，俱有汉人、南人之别。金则以先取辽地人为汉人，继取宋河南、山东人为南人。”亦称中原人。因此，自天会元年十一月颁诏开科取士，次年二月、八月，相继在朔州、平州选举，以缓解职官短缺问题，收拢人心，稳定局势。

南侵宋国也如此，就地取材，以宋人治宋。其中，天会四年的选举颇具代表性：

褚承亮字茂先，真定人，宣和六年进士。“天会四年，幹离不旣破真定，拘籍境内进士试安国寺，承亮名亦在籍中，匿而不出。军中知其才，严令押赴，与诸生对策。策问‘上皇无道、少帝失信’。举人承风旨，极口诋毁。承亮诣主文刘（彦宗）侍中曰：‘君父之罪，岂臣子所得言耶！’长揖而出。刘为之动容。余悉放第，凡七十二人，遂号七十二贤榜。状元许必仕为郎官，一日出左掖门，堕马，首中阍石死，余皆无显者。刘多承亮之谊，荐知藁城县。”（《金史》卷一二七《隐逸传》原作天会六年，据《金史》卷三《太宗纪》改。）

这种选举由金兵统帅推行，所到之处，临时决定，应试者包括前朝进士；带有强制性，“拘”与“押”概括准确；既无程序，也无制度，即所谓“太宗皇帝圣烈丕承，卒其伐功，虽诞布文德，以绥远迹，而儒学之事未遑徧举”。（金毛鹰《潞州儒学碑》，见《金文最》卷七七）实际是辽南面官及其选举制度的延续。天会五年，以河北、河东初降，为适应辽国与北宋选举有所不同的情况，遂定南北各因其素习之业取士，北选词赋，南选经义，号为“南北选”。天会六年八月，宋承议郎赵子砥“自燕山遁归”，记录下南北选实例：

戊申正月，刘彦宗搜索举人赴燕京杂试，于竹林寺作试院。南北同院，异场引试。二月十七日，引试北人，试赋一场；二十八日引试南人，三场，至三月二十七日开院。北四百人，取六分；南六千人，取五百七十一人。彦宗曰：“第一番取士，须宽诱之。”（清李有棠《金本末》卷一七引宋赵子砥《燕云录》）

太宗朝选举优遇燕云汉士。南选经义不足十取一，远低于北选词赋十取六。再如天会十年选举：

夏，粘罕试举人于白水泊，磁州胡砺为魁。是举也，粘罕密诫试官，不取中原人，故是岁止试词赋，不试经义。砺系被掳，以知制诰韩昉燕人也，用昉乡贯，故误取之。初开试日，粘罕立马场中，呼举人年老者，意谓免试，争走马前跪之。粘罕以鞭指挥，令译者报：“尔无力老奴，何来应试？尔等若有文章，何不及第少年？尔等今苟得官，自知年老死近，向去不远，必取赃以为身后计，行乐以少酬晚景，安有补于国？又闻尔等之来，往往非为己计，多有图财假手后进

者，如此，则我所取老者、少者皆非其人也，我欲杀尔等，又以罪未着白，复欲逐尔等，亦念尔等远来，故权令尔等终场，当小心以报国，不然苟有所犯，必杀无赦！”于是诸生伏地叩头，愧恐而去。是岁，胡砺之余，中原人一例黜之，故少年有作赋讥者，其略云：“草地就试，举场不公，北榜既出于外，南人不预其中。”由是士子之心失矣。（宋宇文懋昭《大金国志》卷七《太宗文烈皇帝》）

这些记载出自宋人手笔，原为揭露和抨击女真人入主中原初期的野蛮、专横与歧视，有失士子之心，却无意透露出金代科举初创者的精明与魄力，不因循守旧，果敢清除辽宋没落的选举意识及种种营私舞弊行为，而且，处理得合情合理，亦颇有节制。

熙宗少年登帝位，中央权力实际掌控在诸王手里。成年后，又内乱不断，难有作为，科举仍处于初创阶段。天眷元年五月，诏南北各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，为统一北南选举奠定了基础；同时，还增加了经童、专经、武举等科目，丰富了选举内容。更为重要的是，经太宗与熙宗两朝持续不断的选举，或宽取以怀柔，或拘押以威逼，不遗余力网罗辽宋士人，充分发挥了“借才异代”的作用，开创了金初武功文治的新局面。这与女真人对中原文明的认识与接受过程相一致。例如，粘罕（宗翰）初入中原，挥师曲阜，尚不知孔子为何许人。“方发宣圣陵，粘罕闻之，问高庆裔曰：‘孔子何人？’对曰：‘古之大圣人。’曰：‘大圣人墓岂可发邪！’皆杀之。故阙里得全。”（宋宇文懋昭《大金国志》卷一八《世宗圣明皇帝》）攻陷汴京后，金军有“二十一人诣国子监烧香拜先圣”。（宋徐梦莘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七四）不久，上京亦建孔庙，熙宗亲临祭奠。尝曰：“朕幼年游佚，不知志学，岁月逾迈，深以为悔。孔子虽无位，其道可尊，使万世景仰。大凡为善，不可不勉。”（《金史》卷四《熙宗纪》）实现了由不知孔到尊孔的转变。

金初选举，正值与辽国、北宋鼎命转移，新旧交替，难免草率粗疏，正如元好问所言：国初因辽宋之旧，以词赋经义取士。“传注则金陵之余波，声律则刘郑之末光，固已占高爵而钓厚禄。至于经为通儒，文为名家，良未暇也”。（《遗山先生文集》卷一七《闲闲公墓铭》）但是，新事物一经诞生，则无法遮掩其勃勃生机。在粗简的制度下，人们较少顾忌，几无束缚，向上精神取代陈腐观念，竟创一代风流。

海陵王弑君即位后，企图在文治方面有所作为，更加全面地接受中原文化与儒家学说，诏先圣五十代孙袭封衍圣公，“命袭封给七品俸廩，追崇严奉”；“爰颁仪制，凡职官到任，并先谒奠先圣庙庭”。（金王堪《密州修学碑》，见《金文最》卷六八）同时，加快建立科举制度。天德二年，增殿试之制，而更定试期；天德三年，并南北选为一，罢经义、策试及经童诸科，专以词赋及法律取士；贞元元年，定贡举程式条理格法；正隆元年，命以《五经》、《三史》内出题，三年一辟。（《金史》卷五一《选举志》）但是，官修史书及小说笔记却多指斥这位帝王残暴荒淫，极尽丑化，既不客观，也不公允。金尚书左丞贾益谦尝言：“我闻海陵被弑，而世宗皇帝立。大定三年，禁近能暴海陵蜚恶者得美仕，史官修实录，诬其淫毒狼鹫，遗臭无穷。自今观之，百可一信耶？”（《中州集》卷九《贾左丞益谦》）实际上，在创建大金王朝科举制度的过程中，海陵王以自己的魄力与智慧留下了独特印记。

贞元二年，翟永固与张景仁知礼部贡举，出“尊祖配天”赋题。海陵以为猜度己意，召永固问曰：“赋题不称朕意，我祖在位时祭天乎？”对曰：“拜。”海陵曰：“岂有生则致拜，死而同体配食者乎？”对曰：“古有之，载在典礼。”海陵曰：“若桀、纣曾行，亦欲与吾行之乎？”于是永固、张景仁皆杖二十。而进士张汝霖赋第八韵有曰：“方今，将行郊祀。”海陵诘之曰：“汝安知我郊祀乎？”亦杖之三十。（《金史》卷八九《翟永固传》）御试时，

又亲临考场，以发现杰出人才：

赵翰林可献之少时赴举，及御帘试《王业艰难赋》，程文毕，于席屋上戏书小词云：“赵可可，肚里文章可可。三场捱了两场过，只有这番解火。恰如合眼跳黄河，知他是过也不过。试官道王业艰难，好教你知我。”时海陵庶人亲御文明殿，望见之，使左右趣录以来。有旨谕考官：“此人中否当奏之。”已而中选，不然亦有异恩矣。（《归潜志》卷一〇）

这次御试，吕忠翰已在第一，时未唱名。海陵王自行审定状元，也咨询臣下意见，以程文示杨伯仁，问其优劣。伯仁对曰：“当在优等。”海陵曰：“此今试状元也。”（《金史》卷一二五《文艺传》）

正隆二年，仍以翟永固为御试读卷官，而自出“不贵异物民乃足”赋题、“忠臣犹孝子”诗题、“忧国如饥渴”论题。七月御宝昌门临轩观试，谓永固曰：“朕出赋题，能言之或能行之，未可知也。诗、论题，庶戒臣下。”（《金史》卷一二五《文艺传》）海陵亲览试卷，中选者七十三人，郑子聃夺魁。子聃尝以第三名擢天德三年进士第，心有不服。这次遂愿，海陵以为奇才，进官三阶，除翰林修撰。

正隆五年，以任熊祥为会试主文，出“事不避难臣之职”赋题。御试时，又以“赏罚之令信如四时”为赋题。“海陵大喜，以为翰林侍读学士”。（《金史》卷一〇五《任熊祥传》）当时的背景是，“诏徐文、张弘信讨东海县。弘信逗留，称疾不进，决杖二百”。（《金史》卷五《海陵纪》）任熊祥紧扣时事命题，有俾整肃纲纪，颇称圣旨。

海陵王锐意进取，不故步自封，也注意汲取宋国的经验。贞元二年，宋国贺正且使施钜将归，海陵“使左宣徽使敬嗣晖问之曰：宋国几科取士？对曰：诗赋、经义、策论兼行”。（清毕沅

《续资治通鉴》卷一三〇《高宗绍兴二十四年》)金朝科举制度在海陵治国期间形成,为发展与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发展期。世宗完颜雍夺位后,经过持续不断的发扬倡导,金代科举获得长足发展。大定三年,首开选举。“近侍有欲罢科举者,上曰:‘吾见太师议之。’浩入见,上曰:‘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学者乎?’浩对曰:‘有。’曰:‘谁欤?’浩曰:‘秦始皇。’上顾左右曰:‘岂可使我为始皇乎。’事遂寝。”(《金史》卷八三《张浩传》)是举孟宗献连夺四元,成为当朝得人好兆头,因有《谕孟宗献诏》,以资勉励:

朕新御大宝,诏有司以取天下士。卿自乡选,至于殿陛,四为举首,非才之高、学之博、识之优,何以臻此?今界以北门应诏之职。朕之待卿不薄,然君子志于远者大者,无以此为自足,尔其勉旃。(元王恽《玉堂嘉话》卷一,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)

金代科举的创新体现在设立女真进士。大定四年,世宗命颁行女真大小字所译经书,兴女真学校,选诸路猛安谋克子弟达三千人。九年,择异等百人荐于京师,官给食宿,命温迪罕缔达教之古书,习作诗、策,经复试得三十余人。十一年,议行策选:

礼部以所学不同,未可概称进士。诏(耶律)履定其事,乃上议曰:“进士之科,起于隋大业中,始试以策。唐初因之,高宗时杂以箴铭赋诗,至文宗始专用赋。且进士之初,本专试策,今女真诸生以试策称进士,又何疑焉。”世宗大悦,事遂施行。(《金史》卷九五《耶律履传》)

女真策选，前所未有。世宗虽为万乘至尊，亦颇谨慎，屡咨臣下。

上曰：“契丹文字年远，观其所撰诗，义理深微，当时何不立契丹进士科举？今虽立女真字科，虑女真字创制日近，义理未如汉字深奥，恐为后人议论。”丞相守道曰：“汉文字恐初亦未必能如此，由历代圣贤渐加修举也。圣主天姿明哲，令译经教天下，行之久亦可同汉人文章矣。”上曰：“其同汉人进士例，译作程文，俾汉官览之。”（《金史》卷五一《选举志》）

所谓“俾汉官览之”，以防偏袒，以示与汉进士同例，以免为后人议论。十三年八月，试策悯忠寺，夜半忽闻音乐声起东塔上，西达于宫。考官完颜蒲捏、李晏等“以为文运始开、得贤之兆”。（《金史》卷二三《五行志》）徒单镒以下二十七人中选。

章宗完颜璟以皇孙继承帝位后，恢复经义、经童等科目；允许诸人试策论进士举；更定《贡举法》；改进养士制度；设立科举宏词科等等。科举制度渐臻完善，规模空前，超越以往。

大定明昌，社会已经封建化，进入鼎盛阶段。“文治既洽，教育亦至，名氏之旧与乡里之彦，率由科举之选。父兄之渊源、师友之讲习，义理益明，利禄益轻，一变五代、辽季衰陋之俗。”（《遗山先生文集》卷一八《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》）一大批经由科举培养的人才脱颖而出，跻身各路要津，彻底改变了金初“借才异代”的局面。例如翟永固、梁肃、魏子平、张汝霖（渤海）、张汝弼（渤海）、敬嗣晖、王蔚、程辉、张万公、董师中、马琪、杨伯通、贾铉、孙即康、孙铎、徒单镒（女真）、夹谷衡（女真）、尼庞古镒（女真）、抹撚尽忠（女真）等等，前后相望，位至宰辅执政。

世宗与章宗两朝，虽承平日久，亦各有战事。与金初比，却

别是一种景象：女真人已脱去野蛮杀气，平添了文明儒雅。战场相见，依然所向披靡；使节交聘，则是有理有节，充分体现了以儒家学说为底蕴的文化内涵、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大国风范。即使总军诸帅，不仅知书达理，所用名字也都汉化了。

例如大定初，因宋国先行毁约，纥石烈志宁以左副元帅受命经略南伐，张景仁以翰林待制随军掌文辞。先移牒宋帅，晓以利害，然后渡淮，屡挫宋军，连取数州。宋人不得已请和，往复凡七书，议遂定：宋世为侄国；岁币二十万两匹。往复书皆张景仁执笔。世宗称其能，尝曰：“今之文章如张景仁与宋人往复书，指事达意辨而裁，真能文之士也。”（《金史》卷八四《张景仁传》）张景仁字寿甫，辽西人，金初状元刘撝之婿，皇统二年进士，官至御史大夫兼翰林学士承旨。而舞文弄墨也为争取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再如泰和中，南宋主战派代表韩侂胄执政后，谋划收复中原，遂起战事。自泰和六年十月，章宗先后命平章政事完颜匡等率军南伐，兵连江淮，出师辄捷，宋人被迫乞和。金军则文武兼施，一方面继续扩大战果，一方面通过交聘文书逼南宋就范，结果满足了全部要求：金宋世为伯侄国；沿淮之地并依皇统、大定已划定疆界；宋增岁币三十万两匹、犒军钱三百万贯、斩送主谋韩侂胄首级。（《金史》卷九八《完颜匡传》）而大金元帅府书檄主笔为渔阳刘中，明昌五年词赋经义两科进士，长于古文，典雅雄放，有韩柳气象。当时，以应奉翰林文字从军南下，“为主帅所重，常预秘谋，书檄露布，皆出其手”。（《中州集》卷四《刘左司中》）

然而，历史经验表明，任何封建王朝都无法逃脱由盛而衰的教训。大金帝国也不例外。泰和后，女真人曾经有过的勃勃生气与创新能力几为腐败吞噬殆尽，内乱不断，外患重重，科举也走向衰落。